H. H. MU CHINESE LIBRARY

援古豪積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此照醒）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

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

（略其始 妙喻 精其終）

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

已下只說精其終

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

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爲始進者言卻詳說精其終一著以破其官冗之見

作家文字往往得力起句一篇局面已定於此如山有祖水有源

此全用從衡游說之術而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

伏言字　開三揩　不求用則棄天　飢寒　矣此自辯法　而號卽卑小矣此自辯法　挾制法

托聖賢之理以自文故治舉子業者尤取之

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

孔孟不棄天

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歎天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只以名立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言自許又兩摺相形波瀾始壯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

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
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
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
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
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
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
昭○黃溁○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
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嘗以為董生得聖
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

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巽予凱）以無饑（寒而號）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備考 田樞密 謂田況也況嘗知成都帥蜀故書中言襃者得見於益州頃之副樞密尋充樞密使

求用於人者其情似急而故緩之其辭易卑而故亢之此暗脫范雎蔡澤輩骨子而盡變其貌直使人不覺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

序余公仲居處生色其事蹟具見歐陽公神道碑

并另起也余公無求而世之奔走于富貴故惟余公可與極言已意

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

無求二字着眼

轉

法

不免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顚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耻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

上書只暢此意

收束

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

五六人者已畧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賢人君子之名信不輕於公卿大夫士矣抑愚又爲之說曰賢人君子求則得之者也公卿大夫士求未必得得未必不失也知此其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也何有

書　原第十二卷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

總一

曆

妙　自己一節

卽從自己　第二節串敘諸公

已上妙處在將自己與六公夾寫已下妙處在卸去

二層

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渡）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帶）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自己第三節）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三層）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文勢一頓）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隨即提起頓曲縱放）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

五公獨歸歐陽

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

觀此二筆有力

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

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此處無人知得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須有迎而距之一着工夫乃到此地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

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難在此）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輯評 茅鹿門曰此書凡三段一段歷叙諸君子之離合見已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老蘇先生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

益州似非賞鑒家

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

不虛美○力爲峭刻橫恣之言而使人畏之不敢犯此荀蘇之所同

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懟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惟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紆餘排宕頗近歐陽○未暇讀是實語非忽之也王公大人所以不及布衣之士者以布衣之士多暇而王公大人實有所未

暇耳然歐陽子卒以其所不暇而得讓於蘇吾以是知布衣之樂於王公也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

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不言而心相諭即子固亦不敢任此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

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

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爲國自重

眞情實話唐時有自布衣爲御史大夫者而宋直艱於一官此亦處士輕重之變之一端矣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嚀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

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

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

○也惟所裁擇。

近世公卿如歐陽之知老蘇而忘分下交者罕矣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衞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

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亾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欲公卿重士而極言士之重以激發之亦是說法○幸其徒之

不用以苟容其身豈獨朝廷之上侯王之門哉即尋常富貴家不免有此態矣悲夫

上張侍郎第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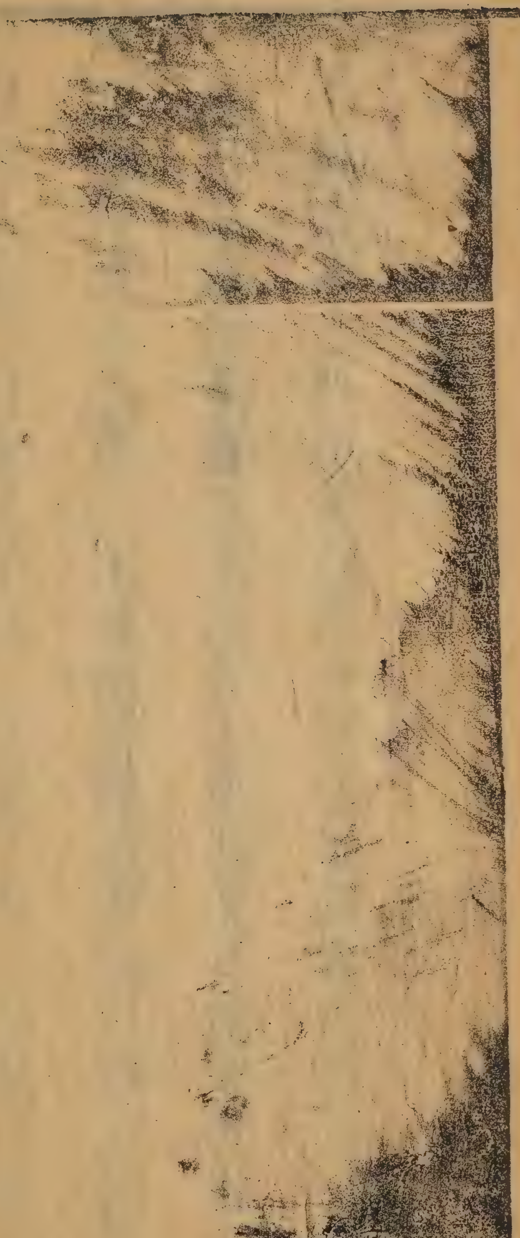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稍決字下）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

（妙於立言）

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惘惘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

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
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
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
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
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士以品重讀老蘇先生此書人服其文吾滋敬其品耳今之名
士遊大人之門朝請暮謁貪而不知媿者願以此文發之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

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就日前感動知己妙絕其模寫亦直造司馬子長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淳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

與之論閑事邪此適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宜洵再拜

　欲韓公加禮而與論議天下之事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終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原第十三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謝趙司諫書

譜原第十四卷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族譜亭記

雜文 原第十五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木假山記

老翁井銘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議脩禮書狀
謝相府啟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五　書　原第十三卷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

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耶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

憑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肯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絶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

韓公始難

爲情

洵。相公嘗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幾於諸）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宜。洵再拜。（諱矣）

向竿相求官不放倒自已一句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

截句

引案切照

比例以實侵削之說

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

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大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

（◎下——承踰禮來仍歸重侵削）

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茍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

（◎上重削民下說踰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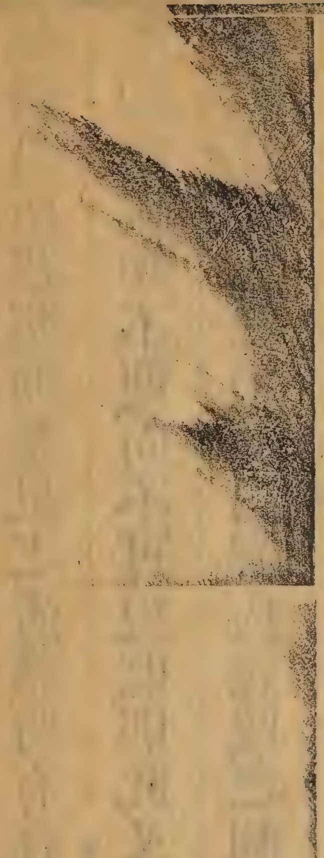
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
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
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
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
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
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
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
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

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救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不宣洵惶恐再拜

此書急欲救山陵配卒之科與前人諫厚葬者指歸有別其原

本先帝處最動人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

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崛強）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屈膝俯首已爲寒心若近世舉場之法又當何如可歎可歎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敎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亟轉）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

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秖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辭試也非不欲仕也數書大抵一意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輙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䘏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

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
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凡行狀
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
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
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
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
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
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
為怪洵白

誌以行狀爲質而善狀之難得如此先生集中所以止載一篇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閤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賈君京師乃知閤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閤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閤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閤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

識也今世之所尙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覩得其無用與其無覩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閤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竄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閤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老世故何代無之

始遷之祖似亦當冠之篇端

譜原第十四卷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

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妙）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歸宿）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

何心

纔發得禮經意思出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

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

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

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譜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宋有天下百年族譜一節卒自歐陽公與老蘇先生始甚哉禮之易廢而難復也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粘上句下）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

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

祐二年。而終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終之一年
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
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
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
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
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
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昪。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
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
鄉閭之人無親疏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

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詗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

一字不裝飾然已畫出个盛德君子嗟乎天眷有德弗可易已不世盛德惡能發祥哉

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

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為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

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旣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白道偪寘作家傳而言浮於實非孝子也卽以忘親之罪非之其誰曰不可

化鄉人白哇族人始並非另爲一段且篇中舉鄉人之不義者以戒族人即是匹夫化鄉人處蓋此段於譜亭爲引於通篇爲旨也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輙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一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
妙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
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
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
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
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
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

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只少二姓名）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化鄉人處）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雜文 原第十五卷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

借張公口中發出公所以安蜀之本用待字以破蜀人多變之見此入水斬蛟手也

洶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

○史○筆○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持重若挽百鈞之弓不遺餘力詩亦朴雅入情

忽然入理似為東坡禪說文字開先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

記

議論正記極簡老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前幅論木此轉漸切假山

此轉更妙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身世間幸不幸俱作如是觀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

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
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
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
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
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
竭以永千祀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

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體物之工詞賦家當有慚色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輯評 唐荊川曰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卒歲是亦奇矣

敢問何以知之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

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序兩人交與入情後半激昂公得爲使必有可觀者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吏

千萬年豈不偉。

與楊節推書余既錄之因并錄其志敘美琳之卒深於史矣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上剖分所職此段言去之議）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雜行）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

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捂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

已下極辨

辨處以沒不沒作眼

收法

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

（又援諱例加一轉）

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

（追）（前條以不書爲諱此說諱亦非不書）

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

（妙絶）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

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

（據依）

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

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

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破庸人之論直造西漢或問方西漢何等文字曰劉向請興禮

樂疏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等篇是也

謝相府啓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官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晩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後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必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

人遂以再辭，亦旣獲命，於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大蘇四六家學删先

老泉先生全集録卷五 終

李泉先生全集錄卷五 終

大樵門人宋學開夫